

墨脱开遍映山红

■阿兰

人,也会过得潇洒精彩!

“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,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。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,那一年让一生改变。”耳机里循环播着王菲的《流年》,春节刚过几天,我又开始了相亲之旅。听说这次来的,是一位丧偶军官,有个5岁的儿子。巧的是,我百感交集,出于对军人的由衷敬重和对墨脱剪不断理还乱的好奇,我还是决定见见他。

他的微信里没有照片,微信头像则是他牵着儿子的背影,看起来挺高大的,背景是墨脱的映山红,一片诱人的姹紫嫣红。之前跟他聊了聊,他说是纪律需要,不方便发照片和视频聊天。他年长我一岁,军校毕业后就一直在墨脱工作。他去的时候,墨脱还没通路,直到几年前才实现这个夙愿。我问他那么多年在墨脱、在军营是怎么过的,他说,现在好多了,和以前相比是天堂。以前公路不通时,像《知音》《读者》《演讲与口才》以及《平凡的世界》,一本杂志,新书翻到脱页,大伙都还爱不释手;纯爷们儿的世界,听听美女歌星的歌,也算是种享受;偶尔几个战友馋了,想要打个牙祭,就要“打平伙”(四川话,AA制),集资托人去县里买上百元一条的鱼回来水煮,几百元一只的鸡鸭红烧。

约定见面的头一天晚上,他微信上问我,可以把他儿子一起来不?他父母在农村,文化水平不高。前妻过世后,每次休假回来他都自己在照顾儿子,也跟孩子多交流,给他讲讲故事,增加些知识。我犹豫地问他孩子话不听,他发了一个脸红的表情,说孩子调皮聪明,但绝不是熊孩子。我连忙说没问题,一起来就是。

我住在市里,乘公交到那家大渡河与岷江汇流处岸边的水吧,比约定时间早了20分钟。他父子一早从县城赶来,当时是春节期间,我估计他俩会晚点。没事,等等吧。我踱着碎步,在店外闲逛,突然看见靠街道一侧一张方桌上,一个小男生冲我甜甜地微笑。有时在街上我看到萌娃,也都不由得母性泛滥,便连忙靠近玻璃窗,冲他挥手微笑打个招呼。这时,他身边的男子起身,拿着手机微信冲我晃了晃,招呼我进去。

竟然是他!我不由得瞪大眼睛,调匀呼吸,迎着窗外新年上午的春阳,仔细打量着他:近一米八的个子,板寸头,小麦色的皮肤,一字形的浓眉毛,单眼皮,高鼻梁,笑盈盈的嘴唇,一身朴实的运动休闲装,挺健康阳光的一个大哥哥

嘛。我之前保守地猜想他应该是一个满脸高原红、满头茅草、满腮苔藓的大叔。此刻,我心跳突然加速到每分钟一百二十下,半低着头红着脸什么我父子俩对面。

他很绅士地问我喝什么,我说,就苦竹吧——苦荞加竹叶青。他给我儿子点了一杯热纯牛奶,外加两份鸡米花。两杯绿茶摆在我面前,犹如雨后的竹林,青翠欲滴,也似雪后的梅花,暗香浮动。小家伙很好动,机灵的眼睛滴溜溜转着,一边嚼着鸡米花,一边偷偷打量我,我被点了笑穴一般,一直格格笑着,很开心。他小名叫磊磊,聪明的他像个小电灯泡,时不时地插话问我一些问题,把他爸和我逗得哈哈大笑。一个多小时就那么愉快地过去了,他把我送到公交站,相互留了手机号码。车快启动前,磊磊突然让他抱起来,亲了我面颊一下,还贴着我耳朵小声说了一句:“阿姨,我和爸爸都喜欢您!”一下子,害得我又脸红尴尬了。

回到家里,对着镜子,贴了一张面膜,看着自己成熟光洁的脸蛋,我还是由衷感叹岁月无声地流逝。或许,此生最大的幸福并非是在最美好的岁月遇见 Mr Right,而是遇见他之后的每一天,都是此生最美好的岁月。那段时间,我和他每天都会用微信联系。我成天想着成熟稳重善良的他活泼可爱聪明的磊磊,有时梦里都和他俩邂逅,而且是美丽的连续剧。随后我们又陆续见面几次,相互见了家长,他还带我去见了磊磊的外公外婆,带磊磊和我一起给他前妻扫墓。墓前,磊磊拉着我动情地说:我以后叫你妈妈好吗,我的泪水忍不住瞬间滑落……故事就那么顺理成章地往下演出了。那段时间,他问我最多的话就是:我还会在西藏和部队工作几年,你怕不怕寂寞无聊之苦?

我说,放心,我不怕。我追求的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,而是油盐酱醋的温馨。记得电影《滚滚红尘》里,张曼玉饰演的进步青年月凤,在慷慨就义前,对女主角文艺女青年沈小姐那番道别的话:“他把他的心,给了他的事业;我把我的心,全部给了他。”当时看电影,我对此就有很深的共鸣。

随后的日子更是云淡风轻,我觉得我和他注定了此生就是要结婚的。转眼他的假期快要到了,他让单位寄来了手续证明,我俩开心去领了证。走出婚姻登记处那一刻,我和他激动相拥。高中时看过文艺轻喜剧《西雅图不眠夜》中的桥段,此刻仿佛穿越重生到我们身

2017年8月底,“黄牛”终于来了,带着对第二故乡和战友们的无尽思念。在大连期间,我和王奇陪他到旅顺老铁山下,那里有他当新兵时的驻地。我们来到营区门口,本来想在门口留影,但被站岗的士兵阻止了。“黄牛”深情地望着营区,告诉我们哪一幢楼是他当年住过的营房。那一刻,我的泪水挤满了眼眶。

离开大连,他们夫妇又一路奔赴沈阳、丹东、长春,见了所有能见到的战友。“黄牛”对我们说,这是他转业之后第一次回东北,也将是最后一次回东北,有生之年恐怕不能再来了。没承想一语成谶。2018年1月13日晚,王奇打来电话:“黄牛”走了……曾经“体壮如牛”的“黄牛”倒在了70岁生日的门外。这一趟“东北之行”冥冥中就是他的告别之旅吗?一个人,是不是卸下了所有的牵挂,才会安心从容地离开?

近日,我读到宁夏作家郭文斌纪念张贤亮的文章《用怀念为先生守灵》,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在这个充满偶然性的世界里,有多少生命的幼苗,有力量的人扶一把,就会长成参天大树,踩一脚,他就会从大地上消失。这让人尤其感念那些心存慈悲的力量拥有者,每每想起他们,都让人心生温暖,他们是天地的良心,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感动和怀念,他激励我们向他们学习,用同样的胸怀力所能及地扶持弱小者。”在我的心中,“黄牛”就是这样的“力量拥有者”。他的提携、扶助甚或是一句暖心的话语、微笑让有才华和理想的士兵向着理想和目标坚定走下去。尽管他没有直接提拔我、扶持我,但他当年对管理科的造访分明对我的心产生了足够大的心理暗示。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对军旅恋恋不舍,因为这里有人才成长的沃土,这里有像“黄牛”这样爱惜人才的好领导、好兄长。

我想对“黄牛”说,我们缘分未尽,你的微信我不删除,一直保留着。来世我们还做战友,好吗?

上了——带着儿子的单身父亲和一名大龄女子邂逅并最终圆满。

我对他说,你工作比较忙,难得一个清闲的假期。再说,磊磊马上就读小学了,花钱的地方还多,家里就不操办婚宴了。我做通了父母的工作,把磊磊接到家里,让他在市里报名读小学,接受相对良好的教育。对此,老公感激又内疚,说他欠我一场体面浪漫的婚礼。我想了想笑着说,等我来墨脱时补办吧,我想要墨脱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当我的嫁妆!

那年5月,我带着磊磊一起去墨脱探亲。那时恰逢林芝雨季,磊磊淋了雨,有点高原反应,脾胃也不舒服,一路都在吐。我擦干磊磊的头发,脱下外套把他裹在怀里,心疼得要命。终于到了他们军营,磊磊终于好了,我却有些发烧了,可当我看到眼前的情景,却不由得精神百倍起来。

在村口那个靠流水动力旋转的两米多高的大转经筒前,几位藏族村民乐呵呵地笑着为我祈福诵经,献上哈达。刚进入营区,部队就用一场别开生面的仪式来欢迎我。连队两侧种满了红艳艳的映山红,楼前,战士们齐刷刷地列队站着,把《映山红》最后两句改编成“今天盼得哟嫂子来,墨脱开遍哟映山红”。小伙子们齐声高唱,虽说一直在跑调儿,歌声却直指人心。几个小战士用军用脸盆的背面和一堆盛水容量不同的杯子,来回反复用筷子敲击奏乐;连队文书用乌木和贝壳做成一串风铃,挂在我们“新房”里。桌上,是用楼前的月季花瓣泡的一杯开水,说是给我润嗓子。我洗漱休息调整了一下,用老家带来的食材做了豇豆干回锅肉、茄汁镶肉蒸苦瓜、折耳根炒老腊肉、藕盒子,让全连官兵分享。热情的战士们也给我们从连队温室采来无污染无公害的原料,做了凉拌薄荷叶、清炒茼蒿、萝卜干炖腊肉。炊事班长还满脸神秘地端来一盘烘焙面食,棕色的树枝上,趴着几只憨憨的白色小肥猪。我正在纳闷这菜名,磊磊突然笑了,连声说,妈妈,这叫“男人靠得住”!妈妈,我想要个弟弟或者妹妹,你和爸爸几时让我当哥哥呢?饭堂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笑声,老公哈哈笑着,动情地把我搂在怀里……

梦里,我又回到墨脱,和老公一起漫步在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中。王菲的《流年》又在耳边回荡:“有生之年狭路相逢不能幸免,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。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,那一年让一生改变……”

(黄自宏整理)

长征论坛

思想,无与伦比的力量

近日,网上曝出了一段某团体演绎的《黄河大合唱》视频,由于内容涉嫌恶搞,遭到网友猛烈抨击。

创作于1939年抗战时期的《黄河大合唱》组歌由光未然作词、冼星海作曲,是经典的红色革命歌曲。这组歌曲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为背景,表达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、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和信念。组歌歌词充满斗志、振奋人心,曲调铿锵有力、节奏明快,是抗战时期慰问部队、战前动员最重要的“文艺武器”。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说,在那个时期每次听到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组歌,浑身就会充满力量。2015年8月,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起“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”网络投票活动,《黄河大合唱》高票当选。

通过网络发布的视频看到,《黄河大合唱》组歌中被恶搞的是第七乐章《保卫黄河》。视频中,四男八女站在舞台中央,他们顺着音乐对口型,“唱”得摇头晃脑,时而瞪大眼睛,时而张大嘴,女指挥跟着节奏夸张地扭动屁股,挥舞手臂,整体动作十分不雅。还有一段视频显示某单位篡改了原有歌词,虽然曲调是《黄河大合唱》,内容却变成“年终奖,年终奖,我们在嚎叫……”这种完全颠覆组歌原意的表演形式被光未然、冼星海的后人怒斥为“忘本”“不可原谅”。

《黄河大合唱》组歌的每一乐章都表现出中国军民的战斗意志,是后人必须敬仰的精神之魂。该组歌流传久远、长唱不衰,具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震撼力。一些单位在组织文艺活动时,常常会演出这首经典老歌。然而有的组织者和艺术指导者进行所谓的“创新”,让严肃的红色歌曲披上了娱乐的外衣。个别专家对此不仅不加以引导,反而大为赞赏,这种黑白不分的价值观为恶搞红色歌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按理说,任何形式的艺术都允许创新,翻唱老歌也未尝不可。但是,《黄河大合唱》是一组在特定背景下创作出来的红色革命歌曲,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,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印迹,具有光荣而崇高的历史价值。除了国歌,没有法律规定其他红色革命歌曲不可以改编,但常情常理都告诉我们,改编红色歌曲必须要在特定的语境下实施,即不能扭曲歌曲原有的历史含义,《黄河大合唱》既可以颂唱,也可以大合唱、二重唱,可以做一些动作改编,但其政治性、严肃性、坚定性、战斗性的核心意义不能改变。如果把《黄河大

守护红色经典

■张凤岐

合唱》改成动作搞怪、刻意搞笑的歌曲,必定会遭到社会的谴责和受众的唾弃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,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红色革命歌曲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呼声,是民族自主、国家自强的象征,是和平时期对革命历史和先烈英雄的缅怀。恶搞红色革命歌曲不仅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养成影响极坏,而且也在颠覆着青少年的历史观。只有严格落实党的文化工作方针,倡导讲品位、讲格调、讲责任,抵制低俗、庸俗、媚俗,传承和发扬红色基因,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会向前发展,才会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
红色歌曲不仅是革命的文化符号,更是全社会汲取中国革命历史文化营养的源泉。牢记历史,才能知晓当下的定位;不忘初心,方能明晰前行的方向。进入新时代,更须自觉捍卫并珍视革命战争的精神遗产。惟其如此,才能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新时代之歌

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,即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千里之外的老公。老公从驻地林芝墨脱用微信发来几张照片——漫山遍野的映山红,连声夸我美丽得像花一样。他说刚归队一月有余,下次见我都是大半年以后了,让我多保重身体。我说,你只管安心工作,磊磊在学校学习不错,爱踢足球,学架子鼓,在家里我带得很好。往昔岁月历历在目,我开始甜蜜地回忆起来……

大学时,我曾无意间在网上看过一部关于西藏林芝地区墨脱县的纪录片。当时那是个尚未通公路的县,苍凉、偏僻、野性、神秘。从林芝出发到县城,必须徒步跋涉遍地都是骡马尸骨,食物和生活用品都靠人力背去县里,货物都是“天价”……随后,镜头下的一名墨脱军人,用朴实的言语还原了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:一位军嫂历经千辛万苦跋山涉水,却因雨季被几米宽的湍急洪水无情阻隔在丈夫的边防营区外。军人望着河对岸憔悴的妻子,热泪盈眶;军嫂一面委屈地掉泪,一面将行囊中为丈夫准备的土特产逐一使劲扔向对岸。突然,她一屁股坐在岸边,嚎啕大哭起来,并说,真想把自己也一起扔过去!瞬间看得我热泪盈眶。将来,也许有人会感慨或不解:已经发展到高度文明的21世纪初的人类,居然还有这样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。最后,纪录片在墨脱的自然风景镜头中结束:蓝天白云下,背景是皑皑的雪山和七彩的经幡,近处是一片被亚热带雨林浸润过的芭蕉树和水稻田,还有各色的高山杜鹃花——确实很美,壮美又凄美。

当时,室友姐妹们七嘴八舌议论,但意见都惊人的统一:这地方真苦,别说生活,旅游都不想去那里。老家又见我不吭声,泪痕还没干,邻铺的姐妹突然冒出一句,阿兰,你这么独立偏又感性,该不是想嫁到墨脱,当个军嫂吧?我立马翻了个白眼,真想抓起鸡毛掸子赏她个一丈红;要去你去,乌鸦嘴!

鸟飞兔走,随后,我又在学海里蹒跚了几年,博士毕业虽然有份体面的白领工作,但我已年近30了。老家又是农村的,在很多人眼里,都是“齐天大剩”级别了。母亲常常叹气和唠叨,说我这下真是没人要了。我却不以为然,该来的会来,不来的不必强求,即便我一个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打开微信朋友圈,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,只因为一个让人敬重的老战友离开了。以往,他每次看到我的小小进步,他都会点赞留言鼓励我,让我心中涌起暖流。他的名字叫“黄牛”。

1990年春天,我还在司令部管理处管理科当文书。那时,每每涉及沈空直属部队的新闻报道,都会在《空军报》上看到“黄牛”这个名字。一打听,方知道他是司令部直属政治处宣传科科长。记得诗人臧克家写过一首题为《老黄牛》的诗歌:块块荒田水和泥,深翻细作走东西。老牛亦解韶光贵,不待扬鞭自奋蹄。臧克家以老黄牛自喻,说出了自己的追求。那么,黄科长为何取名“黄牛”呢,颇让我好奇,难道他是年龄很大了吗?

不久,我的散文《血缘》在《空军报》“长空”副刊发表,文末作者简介注明“作者系沈空司令部管理处战士”。文章发表第二天,黄科长来到管理科,打听《血缘》的作者是何许人。张参谋回头指着我说:“就是他,我们的文书小李。”黄科长饶有兴致地看着我,说道:“小伙子,文笔不错啊!”我红了脸:“谢谢首长夸奖,还差的远呢。”我能感觉到,这个身材魁梧的中校军官对我充满了友善。聊了一会儿,他转向张参谋:“兴周啊,让小李到宣传科跟我干报道吧?”张参谋笑着说:“哈哈,黄科长,小李才来科里没多久,况且我们也需要人才呀!”黄科长无奈地摇摇头,拍拍我的肩膀,然后离开了。

我怔怔地站着,目送着黄科长的背影消失在138室的门口。他的个头接近180公分,背微微有些驼,但很魁梧,长相很“北方”。口音接近普通话,但又跟东北话有着一定的区别,有些许

温暖的力量

■李皓

南方口音。后来我才得知,他是南京人。所谓“南人北相”,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从那以后,无论是在大楼里,还是在大院里,只要相遇,黄科长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。后来我认识了通信处战士王奇。王奇书法极好,当时已经多次在全国书法大赛中获奖,并加入了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。一次,黄科长到王奇所在的部队检查工作,发现了“才子”王奇,并把王奇调到沈空机关工作。当王奇把这段神奇的经历告诉我,我更加敬重黄科长了……

一年后,我考入空军勤务学院,离开了沈空机关大院。之后的二十余载,我所知道的关于黄科长的消息,大多来自王奇。“黄牛”后来转业回到南京了,在保险公司做办公室主任。再后来,“黄牛”退休了,有时候在上海照看孙子……王奇还说“黄牛”一直想来东北转一转,看看老部队,看看老战友。

回望青春

■董博豪

回望军校里的青春,心中留存着一份别样的记忆。初入军校,很不习惯集体生活。一个人独处的机会少之又少,这简直成了我的奢望。我奢望能有一间自己的小屋,可以留给自己发呆,去听曲,去吹号,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壮硕的身躯里,住着一个渴望静谧的我。

大部分时间,除了专业学习,便是训练。1500、3000、5000米,每次跑完躺在草坪上,浑身肌肉完全放松,瘫软中能看见高高的松柏迎着落日的余晖。西方那醉人的火烧云静止不动,闭上眼睛,感受北京这风的味道。这些日子里,将苦累活成一种享受。我在操场上疯狂奔跑,拼命猛踩20斤体重;阅兵场上一站4个小时,天昏地暗,独影阑珊;3天行军127公里,踏破铁鞋,踩烂血泡,达至极限或突破极限。现在回想起所谓的辛苦,只会报以微微一笑。

每到周末或假期,能自由活动时,我最喜欢去北京的各个大学里闲游。身边,一个个背着书包的年轻学子如梭般穿过。我曾经固执地认为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,但还是喜欢站在他们中间,用相机记录他们的表情、状态。虽然有时会感慨这些同龄人生活的丰富多彩,但更多的心底还会涌起一阵窃喜和骄傲——那是军装带给我的自信。

是呀,每个人选择的路不一样。或顺利,或坎坷,或大道通衢,或羊肠蛇行,惊喜兴奋或是悲伤失落。青春无悔,军旅青春有的是雄壮和自信。离开北京,告别母校,奔赴属于我的战场,迎接新的挑战。心中充满不舍,却也满怀壮怀激烈的期待。

云峰耸峙

(中国画)

武剑飞作



长征

第4116期

